

郭子

949512

10.911
0734
T.13

T.13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三卷

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 海涛集

请看铤而走险 过去来

脱险记 石以居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三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frac{9}{16}$ 插页 5

字数 300,000 印数 0,001—3,500

199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436-4 / · 74

定价 12.60 元



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前右一为李富春、左二为作者，
后左二为李一氓、右三为林伯渠)

BAH 87/09



一九三三年偕家人与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后右一)的合影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与夏衍、田汉及上海劳动
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们的合影

第十三卷说明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作于一九三六年，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出版的《北伐》。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续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作于一九二七年。

《海涛集》中的《离沪之前》，是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的日记，一九三六年五月由上海今代书店初版单行本。其余六篇写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以上七篇，一九五一年八月合编为《海涛》，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归去来》中的《浪花十日》写于一九三四年，《东平的眉目》写于一九三五年，其余八篇均写于一九三七年。上述各篇与《鸡之归去来》等三篇辑为《归去来》，一九四六年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鸡之归去来》等三篇今收入本编第十卷，本卷不再收录。

以上五集合编为《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一九五八年九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八卷，现据此版本编入。



曲江河畔

〔作者原识〕

曲 江 河 畔

北伐时代的照片，我手里所存着的只有零星的几张，都是我的内子替我保存下来的。那时她被留在后方的广州，我偶尔寄了些照片和信回去，她都替我保存了下来。这儿所插入的一张也就是其中之一。

这照片的前列，左侧是俄顾问铁罗尼，中间是邓择生，右侧的便是我。后列立在我背后只露出一顶帽子的，不记得是谁。中间拿着一把芭蕉扇的是我的勤务兵薛绍三，另一个是择生的护兵杨昇。可惜纪德甫没有被收在这里面，他的照片，我手里一张也没有。

原片背后写有两行说明，是：“广州出发后，搭乘火车至韶关，此乃翌朝在韶关曲江河畔待舟时。七月二十五日。”大约是北伐第二年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写的。那时纪德甫早已阵亡，邓择生也跟着铁罗尼跑向俄国去了。

由广州出发时是在七月尾间，日期记不清爽了。照片是艺术股的股员摄的。

1937年4月29日

第十三卷目录

革命春秋 (沫若自传·第三卷)

北伐途次	3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27
脱离蒋介石以后	153

海涛集

涂家埠	209
南昌之一夜	227
流沙	242
神泉	261
离沪之前	272
跨着东海	305
我是中国人	342

归去来

浪花十日	377
------------	-----

东平的眉目	397
达夫的来访	404
断线风筝	414
由日本回来了	416
回到上海	429
到浦东去来	433
前线归来	440
希望不要下雨	457
在轰炸中来去	460

革 命 春 秋

沫若自传·第三卷

北伐途次

(1926—1927)

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二十至三十四期。最初发表时，篇首有《序白》，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说明本篇原题《武昌城下》，曾应日本某杂志之约用日文缩写，发表在该刊上。《序白》手迹载于《宇宙风》第二十期扉页，出版单行本时删去，增加《后记》。

小 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象我现在一样写出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

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象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象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